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 御製序 上諭 恭跋 序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貢生臣李櫄

御製樂善堂全集序

朕少讀尚書見二帝三王以及繼世之哲后君臣咨儆惟是身心性命之本原其敷政命官亦惟根柢道德而不規規於事為之末及考詩易四子之言凡論政者皆與書所稱同其指歸互為表裏其後博涉諸史則雖明盛之世所殫心竭慮者大概詳於事功而略於本原教化之升降治象之崇卑其分岐實判於此用是日有孜

孜求所以取道入德之門蒙
皇考示以明理立誠之大訓而略得其統貫又念修辭必本乎誠故凡見於古文詩辭者咸以是為宗而不敢有貳焉往者歲庚戌曽録數年中所作序論書記雜文詩賦次為十有四卷置諸几案時就所言以自撿其行嗣是所作益四倍前繼序以來躬理萬幾兢兢業業惟恐一事失宜負
皇考付屬之重思如曩時從容文墨之娛不可復得然少有

餘閑未嘗不考鏡經史以自觀省爰取庚戌文鈔所載存十之三續作未訂入者存十之七總為一編共若干卷非欲以文辭自表著葢是集乃朕夙昔稽古典學所心得實不忍棄置自今以後雖有所著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贋各半且朕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巧以轉貽後世之譏則是集之輯有不得已者記曰本諸身徵諸庶民曩予自檢所行以勉副所言者乃日用酬酢之常今玆所行事無大小莫非政教之平陂生民之苦樂相倚

不可以中立者也因此益自警惕而克艱天位顧畏民嵒庶幾明理立誠之學參前倚衡永永勿替也夫

乾隆丁巳仲夏望日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近日偶閱樂善堂集緣初刻所存卷帙頗繁其中多有不甚愜心之句昔人云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朕非悔其少作博不恡情去留之名政以隨時刪訂則今昔詣力所到端可藉以自驗其令內廷諸臣悉心校閱分擬應存應刪簽貼進呈候朕裁酌重訂定本以付剞劂欽此

上諭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臣蔣溥等謹

奏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近日偶閱樂善堂集緣初刻所存卷帙頗繁其中多有不甚愜心之句昔人云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朕非悔其少作博不慊情去留之名政以隨時刪訂則今昔詣力所到端可藉以自驗其令內廷諸臣悉心校閱分擬應存應刪簽貼進呈候朕裁酌重訂定本以付剞劂欽此臣等恭奉

樂善堂全集公同敬謹校閲仰見我
皇上德協天行學勤時敏散體之文囊括六經自先聖以至先儒之理無不陶鎔貫串體大思精駢體之文軼唐駕漢籠罩羣言風格高古詩章則融洽三百篇温柔敦厚之旨博採歷代之英華而機杼自出是内聖外王之全學無不統備兼賅實足以
訓行萬祺玆恭承
聖訓

命臣等校擬簽呈恭候
欽定臣等謹遵
諭旨詳細恭繹竊就管蠡之見分別貼簽恭呈
御覽伏候
訓示裁定俟
發下之日交
武英殿刊刻再臣等伏覩初刻内恭遇
御名未經敬避深屬未安謹一併擬簽進

呈仰祈

睿鑒再集内所刻制義理醇詞茂雅正清真洵為文章

矩矱今臣等恭查制藝卷内計文共得二十七首

似應於目録末標附録制義四字而附刻於詩賦

雜文之後標簽書樂善堂制義下刻一小附字則

於刻集體製更為妥協至原本久經頒行今後訂

成定本在我

皇上制作如日月經天原可聽其並行但現在定本既

經詳訂而出海内藝林寶購必當奉為指歸所有
原本自應陸續恭繳臣等請
旨凡内外臣工曾蒙
頒發初刻及書坊翻板并外省官刻本並令隨時收繳
不必立定限期及行文追查在内交軍機處彙繳
在外由各該地方官轉送布政司敬謹收貯定本
刻成時仍乘便發交各布政司照依摹刻印行嘉
惠天下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候

聖訓謹

奏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臣蔣溥

吏部尚書臣劉統勲

工部尚書臣嵇璜

吏部左侍郎臣董邦達

戶部左侍郎臣劉綸

戶部右侍郎臣裘曰修

禮部左侍郎臣介福

兵部左侍郎臣觀保

刑部右侍郎臣王際華

工部右侍郎臣錢維城

内閣學士臣錢汝誠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奉

旨制義不必刊刻餘依議欽此

庚戌年原序

余生九年始讀書十有四歲學屬文今年二十矣其間朝夕從事者四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古文淵鑑等書講論至再至三顧質魯識昧日取先聖賢所言者以内治其身心又以身心所得者措之於文均之有未逮也日課論一篇間以詩歌雜文雖不敢為奇辭詭論以自外於經傳儒先之要旨然古人所云文以載道者内返竊深慚恧每自思念受

皇父深恩時聆訓誨至諄且詳又為之擇賢師傅以受業解惑切磋琢磨從容於藏修息游之中得以厭飫詩書之味而窮理之未至克己之未力性情涵養之未醇中夜以思惕然而懼用是擇取庚戌秋九月以前七年所作者十之三四畧次其先後序論書記雜文詩賦分為十有四卷置在案頭便於改正且孔子不云乎言顧行行顧言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檢所行倘有不能自省克以至於言行不相顧能知

而不能行余愧不滋甚乎哉

六經之教皆以明仁義中正之道而感發人之善心也降及子史必依於經義足以備勸懲輔教化然後為後世所誦法故唐宋諸文家自言所學必原於六經仁義之旨然則樂善不倦固敦行之要而亦發為文章之根柢與雍正十年冬

皇四子以所為樂善堂文鈔示余而屬為之序發而覯之經旬涉月猶不能窮其奥美也其義理一本於五經四子而折衷於宋儒之言其文之意度詩

之風格按以古人成法無毫釐分寸之不合而每
至忠孝友悌言之尤肫誠而愷切足以感發人之
善心蓋
皇子之文乃樂善不倦之誠之積於中而發於外者
也我
皇上聖德天縱以仁義中正之道陶治一世而
皇子親承
諭教近仰

儀型朝夕觀感浹於耳目心志之間者尤深且切而又篤志好古深思力探於古聖賢人之言而近體諸身故發為文章充實光輝而不可揜如此乃
皇子且自以為未足自序之文猶曰彙而成帙置之案左以便改正即文之不敢自是而望道之切可知矣又曰常取所言以自檢所行懼言行之不相顧也則進德之誠可見矣此古聖賢人樂善不倦之實功也余淺見寡聞不足以發揚

皇子之文而區區之誠所欲効於
皇子者惟是檢身之嚴容見於自序之文者永矢而勿渝焉斯已矣

雍正十年冬月穀旦和碩莊親王允祿序

文以載道道之體於身者為德而發於言者為文故韓子論文曰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孝弟者仁義之實道德之根源也

皇四子幼侍

聖祖仁皇帝特荷慈眷朝夕

訓誨且見我

皇上視膳問安致愛致敬無事不與往聖同揆至性篤

陶耳目濡染由是體諸身心發於言動者不待模擬自成方圓夫聖經賢傳所以勤勤亹亹牖翼萬世其道無他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

皇子性資樂善於道德仁義之根源既得之

聖祖之漸涵復申以

皇上之諭教而又切磋於師友研極於詩書早夜孜孜日新其德故發為文章左右逢源與道大適衡以古作者之法中規中矩不失扶寸而事關人紀言

之尤懇切而周詳使讀者忠孝友恭之心油然而生夫自古文人學士有一言之幾於道其文必逾遠而存況

皇子之實體於身而藹然溢於言外者乎

皇子夙以樂善名堂因以標文集即此見平日心力之所注而所以為文之根源具在於是矣壬子八月以序屬余反覆尋繹深慶

皇子之德業日進加益而自忘其學之膚言之不文

也於是乎書和碩果親王允禮序

我
聖祖仁皇帝燕翼詒謀盡善盡美
皇上純孝天亶當居藩邸時先意承志尤得
聖祖歡心康熙六十一年爰命
皇四子寶親王入侍內廷以示寵異是時王年方舞
勺而予齒亦埒相對甚歡及
皇上紹膺大寶余以沖年特承
恩命忝封貝子晉封貝勒自顧無寸長足錄惟以恭謹

愼自檢束遂蒙

恩眷每入覲

皇上時遇

王輙承奬許把握深談大有乳水之合癸丑夏月出所著樂善堂文鈔見示余爲莊誦一過見其論記文序賦頌詩歌無體不備約數萬言因爲舌橋不下作而言曰古謂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在古人非欲岐之也太上不易得得其次亦可以不朽

矣而衡以聖賢之道則德其所內縕耳著之而為功宣之而為言莫不皆備於一身則三而一者也今

王以樂善署其堂而復以名其集蓋善即德也德備而功與言隨之如水之有本木之有根其條達流行有不期然而然者然而混混湯湯觀瀾而知其本也刁刁調調攬葉而知其根也則欲測

王之德與功者又何不可於其言觀之哉今為取其

文而讀之於其藹以和者見仁之德焉嚴以毅者見義之德焉暢情而不繁洞物而非察堅確而不移者見禮智信之德焉夫渾而名之之謂善得之於己之謂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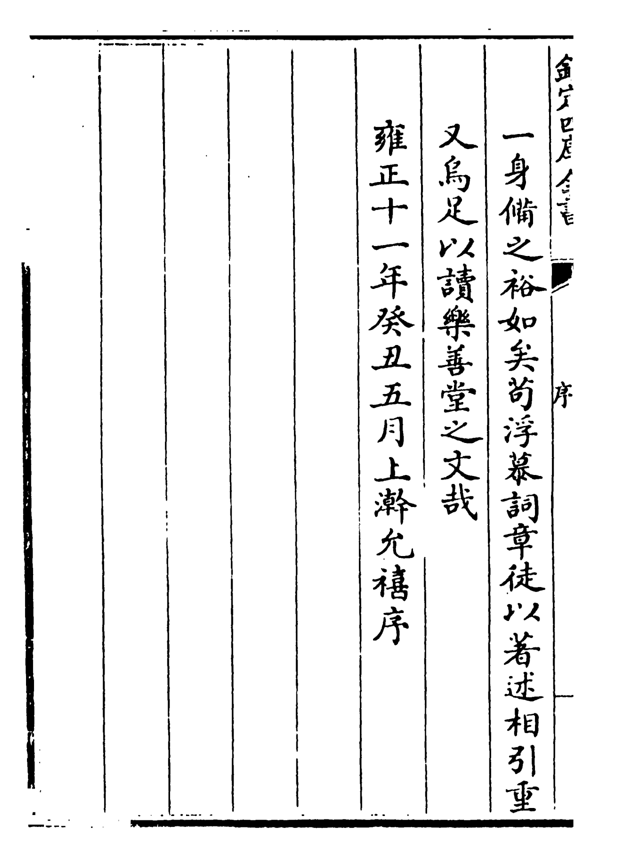
王之樂善

王之取善也益善無窮而取善之心孳孳矻矻日有積而月有累故其發而為言得心應手自有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之致斯其蘊之也深而

養之也素矣劉晝慎獨有曰枕善而居之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移其情也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故幾於道斯二說者可舉為

王贈也夫文所以載道也言者心之聲也而非蘊之養之則不足以資其本而培其根今

王之樂善如此擴而充之於以優於天下而馴至於大舜之域其可涯量哉將見為德為功為言皆以


一身備之裕如矣茍浮慕詞章徒以著述相引重

又烏足以讀樂善堂之文哉

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上澣允禧序

夫文所以載道也自漢唐宋明以來有道諸儒皆發為文辭以明聖賢之奥旨作為詩歌以暢一己之襟懐令後世讀之者玩其詞繹其旨稱揚倣法之恐後文之有功於後世豈淺鮮哉若夫稟賦異之姿而精研典籍日與賢師友稱先則古討論藏修弟之視

凡雖所處則同而會心有淺深氣力有厚薄屬辭有工拙未敢同年而語也吾

兄隨

皇父在藩邸時朝夕共處寢食相同及

皇祖見愛養育宮中恪慎溫恭

皇祖見之未嘗不喜

皇父聞之未嘗不樂而又念弟之在家不能常聚迹雖

兩地心則相通吾

兄純孝至悌可謂肫然無間矣及

皇父尊居九五吾二人下惟讀書朝夕共處寢食相同

者如舊同氣之歡豈語言文字所能盡載乎吾

兄於問寢視膳之暇每有所得發為文詞日課文一首雖退居私室亦不敢自懈手披心繹欲力追古作者八年秋九月彙訂其序論詩賦雜文若干卷而命余序余曰載道之文真儒為之無實之文務名者為之務名者不求實得真儒則本之躬以見之言而可垂於後世今觀吾

兄之文本平日所為講明踐履者積於中而發於外

上不負
皇父慎選天下英賢而教育之之心下不負十餘年窮
經力學憤樂相尋之篤志處帝王之家居富貴之
位書史所載未數數然也
凡之樂善無窮而文思因以無盡凡古聖賢之微言
大義修身體道之要經世宰物之方靡不發揮衍
繹娓娓焉暢所欲言即至一吟一咏亦皆揚風扢
雅温柔敦厚有合於三百篇之旨豈揚華摛藻狥

外忘内者所能髣髴其萬一哉又豈弟之淺識譾詞所能賛美哉弟弘晝謹序

文以足言而載道也內而極於天人性命之微顯而通於經綸事業禮俗百為之賾皆由根柢深厚詣極精微而後出之有原發之莫測所稱閎中肆外貫乎道而濟乎義臻於玉振金聲之美益徵聖垂文而作述以隆非偶然也彭弱齡猥蒙

聖恩受讀

內廷得侍

皇四子朝夕講貫竊見

皇四子問安視膳之餘耳目心思一用之於學考合古今徵論同異雖單詞隻義必條分縷析銖黍弗差每為文筆不停綴千言立就而元思泉湧釆翰雲生葢天資敦敏而又緝熙光明實為天人並臻其至者也積數年著作既富所裒樂善堂文鈔成彭盥濯讀之數過其研窮心性也則德成於天而明出自然微言探賾彌綸彛憲合心源道法一以貫之而無餘也其闡發經學也則深明博察探其

奥而約其旨糟粃羣言彪炳至義發前人所未及
而開後學以津梁也至於史事有難評之迹千秋
積未發之疑抉隱觧滯往往出人意表葢舉治亂
興衰之故是非得失之衡莫不包括隐顯變通會
適標論立義足以超古而信今矣旁逮詩歌賦頌
體製美備寫天地之輝光琢元黄之麗藻雖組織
辭令排比聲律然皆銜華佩實酌雅富言而非尋
常之外飾雕艶所可擬於萬一者夫惟知之始能

言之顧彭淺何能知高深之際而陳贊頌之言哉
彭侍
几席誦習之下每苦於窒而難通也輙蒙
片言提撕曠若發蒙而因端
指示引繩授矩
訓誨無倦所以培而植之者甚至顧以鈍質業不加
修而識不加長受讀茲編所謂出有原而發莫測
貫乎道而濟乎義者彭誠不足以知之惟畧陳梗

概荼綴數言以為鼓吹休明之一助焉爾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十月朔平郡王福彭謹序

善者一心之主宰萬化之根原事理會歸之極則也然非實有所樂乎此則見之不真信之不篤而其發為文章著為事業者終不能篤實輝光可傳於後世

皇四子寶親王性資純粹自幼為

聖祖仁皇帝所篤愛

特召育於宮中薰陶

德教

皇上切義方之訓廣延師保諮經稽史惟日孜孜所以培養德性恢閎學識者既厚且深矣爾泰以封疆之臣入參政事恭承
恩命獲侍
講筵竊見
皇子動容出辭温肅之氣具備偶聆議論則窮本探原有經有緯未嘗不私慶
皇子秉元善之德而誠心體道不獨文學迥出乎尋

常也間出樂善堂文鈔若干卷以示開章二篇則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先此我

皇上御書以訓勉

皇子者而即首以命題所為念兹在兹以廸元德而會衆善者莫不基於此矣至於推闡經義尚論古人窮極事理辨析羣言實有特出之見超乎前賢思議之外其或敷揚功德吟咏性情可歌可誦使讀者忠孝悱惻之情油然而生葢

皇子樂善之誠充積於中而英華外發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昌黎韓愈所謂原於仁義而其言藹如者於是集見之矣竊考六籍所載言善者甚詳而樂善一語獨發之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之旨更相表裏

皇子誠由斯集而充之明善以誠身本之心而驗之事則精一危微之訓上接列聖之心傳者莫不於此會其極而世際昇平太和翔洽皥皥焉各相感

於至善之中而可以被之賡歌垂之簡冊者其善為何如其樂又何如也鄂爾泰謹序

雍正元年
皇上紹登大寶
命廷玉隨侍
皇四子
皇五子講讀經書蚤夜趨承仰見我
聖祖仁皇帝垂光錫祚爲奕綿洪我
皇上敬承
庭訓以裕後昆

聖學相傳緝熙光大
皇四子粹質天稟明敏博達而功力縝密朝有課夕有程寒暑靡間有非專攻文學之儒所能希其萬一者自經史百家以及性理之閫奥詩賦之源流靡不博覽精擇講明而切究之每發一問立一義輙超出於思議之表而皆前人所未發覃心實學者之所宜辨析也含咀醲郁蘊蓄富有時發抒其胸中所見著為論説詩賦諸體之作常不假思索

一揮數千言立就清詞邃㫖首尾爛然數年來俱不下千餘篇

皇子自加遴擇得如干首彚為一集以示廷玉廷玉受而循繹焉大抵意義淵深文采博贍而筆力之雄俊健捷邁越等倫所闡明者聖賢之精藴宇宙之名理而所吐露者經籍之膏腴藝林之芳潤自昔以文章名家者莫能逮焉

皇子之於文可謂才超而學邃矣抑尤願

皇子之不以此自多也開之文所以載道古聖賢修己治人明體達用之大要胥於是乎在匪直工其文詞以為觀美也故曰非言之艱行之惟艱
皇子以天授之才博通古今之學循循乎祗遹
聖訓敬勤無斁誠於載籍之指要平日口誦心維者既能言之又允蹈之自此進德修業日新歲益廷玉所樂得而揚其美盛者詎有涯哉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仲冬月張廷玉謹序

雍正元年我
皇上紹登大寶
特命朱軾侍
皇子讀書時
皇四子
皇五子年甫十三歲已熟讀詩書四子背誦不遺一
字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禮宋儒性理諸書旁及
通鑑綱目史漢八家之文莫不窮其旨趣探其精

蘊由是發為文章實大聲宏彬彬乎登作者之堂矣雍正八年

皇四子自訂其所作詩文為一集名曰樂善堂文鈔命軾為之序固陋如軾何足以知

皇子之文伏念

皇子以樂善顏其堂又以名其集讀者徒以文視文雖揚扢諷詠咨嗟歎賞烏足測斯編之涯涘乎凡人為一事而或作或輟者所樂不存焉耳

皇子之於文窮年累月抽思探賾俛焉日有孜孜誠有味乎其言之矣然

皇子之所樂者善也非文也如以文而已矣雖如宜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得心應手亦徒虛車之飾耳於善乎何與哉樂善之說見於孟子所謂善者仁義忠信而已專言仁則為心之全德而義在其中無體用而言則仁為體而義為用對忠信而言則仁義又為用而以忠信為之體苟存諸中者有

一毫不忠不信求幾於仁義可得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剛柔之流行不息迭運不窮者誠也聖人之於仁義亦如是而已矣自聖人言之則為誠誠者天之道也自學者言之則為忠信忠信者思誠也人之道也思誠之功維何格致以啟其端克復以踐其實戒懼以立其本慎獨以謹其幾循循於下學以漸幾於上達久之而私欲潛消理與心

融而樂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下娛心快志之事孰有過於此者乎欽惟

聖祖仁皇帝德合乾坤功參化育我

皇上欽明緝熙聖以繼聖本精一執中之心法發而為蕩平正直之

皇猷萬方臣庶是訓是行猗

皇子天稟純粹志氣清明晨夕侍奉之下其薰陶涵

育於
聖德聖訓者固已日新月盛莫知其然而然矣從此敬
承無斁優游厭飫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
既接進德修業之功孰得而窺其所至哉軾嘗聞
皇子之自言其文也曰詩歌賦古三百篇之流吾將
以為山水以為樂音以養吾心焉耳旨哉斯言凡
知者之樂水仁者之樂山以及先儒樂觀天地生
物氣象無往非善即無往非樂無往非樂即無往

非養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無所得於中而強而行之則不勝其勞茍從事於窮理盡性而渙然有得亹亹不倦夫何難之有

皇子勉之哉

雍正九年辛亥十一月長至日朱軾謹序

雍正八年夏六月廷錫蒙
恩命得陪侍
皇子講席竊見
皇四子孜孜典學日就月將自五經四子儒先性命之精言以至史籍之紀載名人大家之文集靡不探索研究廣覽博辨務求理道之要歸事物之衡鑒文章篇什之榘度根柢融洽條貫浩然有得於中至討論服習之既久廼舉其所得者而見之文

抒為論著形為歌詠大抵充實醇粹和平渾厚得天地中和之氣亹亹乎蓄之深而出之裕也所作積多彙次成帙題曰樂善堂文鈔命廷錫為之序昔文中子有言文必貫乎道學必濟乎義夫離道義而以為文鞶帨之工虛車之飾固君子所弗尚即援道以張其詞引義以暢其說薈萃經訓而祗以供文章之用是猶未免岐文與道而二之未得為文之至也二帝三王之道周公孔孟之傳見之

貌言視聽日用動靜之間施之禮樂政刑天下國家之大緼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無適而非道義之衍溢故其著於典謨垂於經傳精微廣博足以覺世牖民闡道立教而至文出焉朱子所謂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者非有所強而後能也仰惟
聖祖仁皇帝神靈天縱聖學高深我
皇上緝熙光明心傳相接羲軒堯舜之統緒近在

庭闈

皇子朝夕侍奉祇聆

慈誨提命之所啓廸耳目之所濡染固已薰陶涵育於

聖賢道義之中加以稽古居今考德問業味經史之膏腴擷典籍之芳潤宜其發而為文炳炳麟麟若是其盛也若夫體之身心驗之行事道義充粹於中而至文輝著於外則可以上媲乎典謨經傳而與子朱子之言黙相符契又何文與道之歧而

為二哉廷錫因讀

皇子之文敢敬繹其義為

皇子誦焉蔣廷錫謹序

我

皇上至德廣運聖敬日躋丕顯丕承宏茲繼述經理萬

物悉以我

聖祖仁皇帝之所淵緼者發為久大之規啟佑後昆亦以

我

聖祖仁皇帝之所翼貽者著為纘承之美覲光揚烈繼繼

繩繩誠哉萬古之所獨隆者也諸

皇子日承

聖訓覯感最真莫不器識深厚德性温良勤敏問學不敢暇逸以故習復之餘遂多著述今

皇四子自集其比年所得詩歌論賦選擇若干首為一集以示敏敏雒誦紬繹至再至三論著則機杼自出羅列萬象昔人所謂宏深淵博義理精到者何以加焉至詩歌諸體之作亦莫不畢臻其妙金相玉質和雅冲融求之近古實少倫比向非我

皇上訓廸

皇子之方實有承先啟後垂裕於無窮

皇子之敬承

聖教者實能親炙其光觀感而益善則奮筆抒詞之際何以洋洋灑灑邁百家而超倫類也哉夫言辭之中可以見道

皇子之著述固已諸美畢備矣竊念自古聖賢之學非獨佔畢之為功蓋將舉身心性命之理家國天下之故一一踐履而昭徹之夫而後發之事業者

皆為有本之經綸著於文詞者亦皆親切而有味

皇子其母以文之贍美者為足多而尤以行之光輝者為可貴則修詞明道德藝交隆庶可不負我

皇上之訓誨矣敏不勝區區期望之忱福敏謹序

雍正元年世遠蒙
恩特召入直
内廷隨侍
皇四子
皇五子讀書相晨夕者九載於兹矣仰惟
聖祖仁皇帝尊經典學久道化成我
皇上聖以繼聖學貫天人萬邦作則凡所為詒謀燕翼
建極以錫天下臣民之福者莫不是訓是行

訓誨

皇子尤為精詳愷摯

皇子仁孝聰明遜志時敏自四子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以及古文淵鑑名臣奏議之有關於學術治道者莫不講貫習復藴之為德行發之為文章不為雕飾藻繪之辭而皆有以合乎仁義中正之旨八年秋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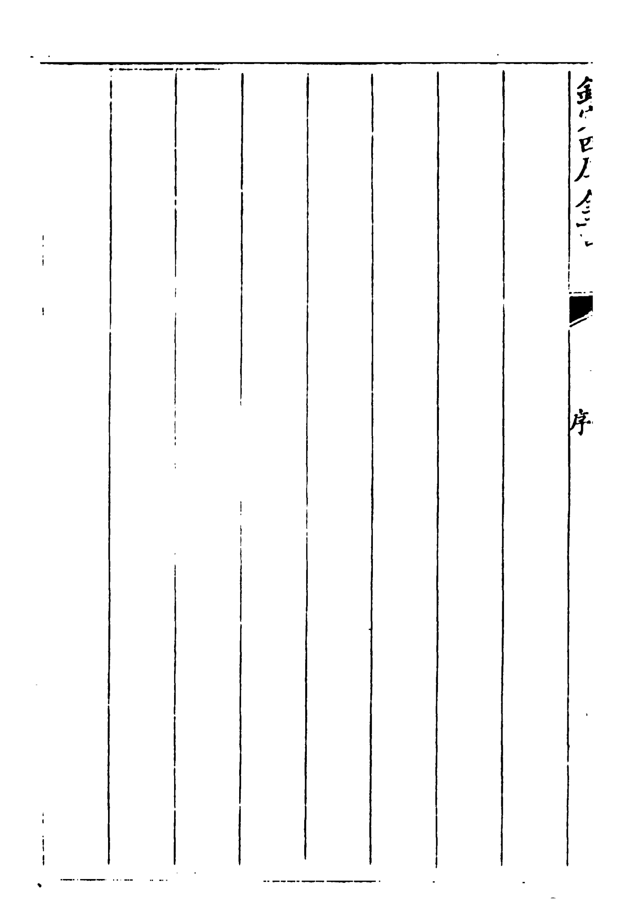
皇四子自訂其前後所作論序雜文詩賦分為十四

卷名曰樂善堂文鈔命世遠序之夫所謂善者在天則為元在人則為仁元者天地之心舉天下含生負氣靈蠢動植喙息之倫莫不有以若其性而資之以始仁者萬善之長愛恭宜别俯仰酬酢莫不由惻隱之心以發故在天曰元善由天而之人曰繼善賦之於人曰性善吾性高明廣大與天同體樂之者必至於浹洽暢遂烏可已而不自知然其要有三曰窮理曰克己曰虛心人倫物則之原

未徹則好善之心不篤書曰惟精中庸曰明善言善否之介當精以決擇也然累於有我㫖以克樂大學曰慎獨濂溪曰果而確言念之初生當謹持而充擴也己克則私去私去則心虛易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則誠誠則公公則人我之界胥忘咸之感以無心貴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皇子以此内治其性情敦善行而不怠因之著為心聲情深而文明醇茂而雅則

皇子勉之哉古之人無斁示我顯德行樂己性之善即樂天之善也樂人之善猶己之善也以名其集以裕諸心以措諸行若穀種之生生而不息親之若芝蘭之臭聞之沛然若江河之決善孰大焉樂莫至焉徒文云乎哉

雍正九年辛亥夏五端陽日蔡世遠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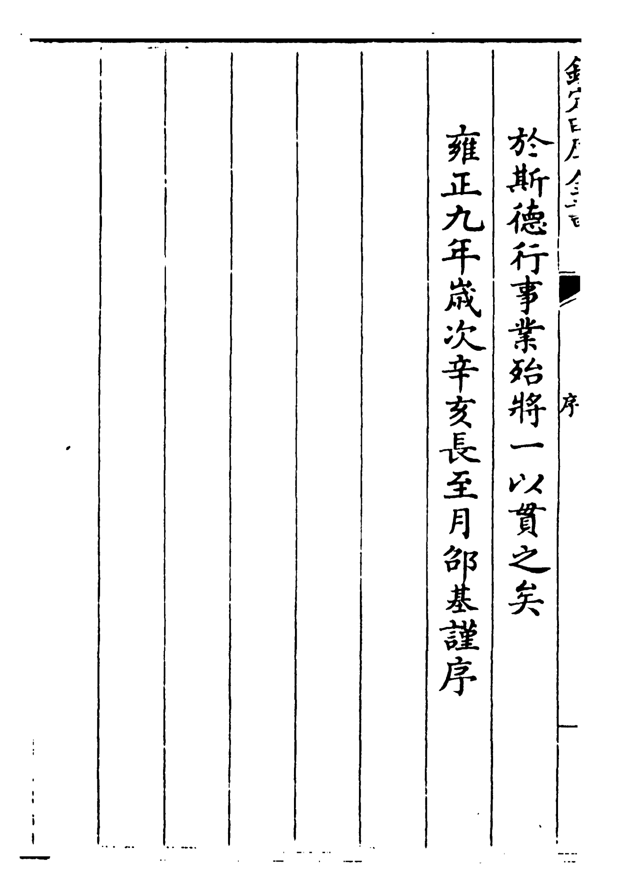


濂溪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道無所不在而見之
於文自天地之大至於品彙之細皆有以宣其義
蘊而發其精華垂之為經紀之為史所以明乎其
大也著之為辭賦詠之為歌詩所以該乎其細也
而兼綜條貫於其中者則莫非道也我
朝
列聖相承凝禧積慶毓秀之源既長且厚
皇上睿智天成文思光被而

庭闈之近所以
垂慈育德者必諄諄於立誠明理之功焉
皇四子以粹美之姿仰承
聖訓涵養深醇英華發越宜其施之簡墨者炳乎有光
也基以淺學疊荷
殊恩備員中秘浴歷臺垣今復得侍書
皇子日近光儀而親講論
皇子以所著樂善堂文鈔示基基受而讀之其氣象

之崇宏則川渟嶽峙也其心胷之開濬則風發泉湧也其詞采之高華則雲蒸霞蔚也其音韻之調諧則金和玉節也充實光輝包涵衆美文也而進乎道矣抑周子有言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皇子循是而不已焉則尋流以溯源明體以達用凡仁義中正之規齊治均平之理體驗愈深發揮愈盛洋洋乎豈特為文章之大觀哉聖賢要道統會



於斯德行事業殆將一以貫之矣

雍正九年歲次辛亥長至月郘基謹序

文何昉乎自羲皇肇起卦圖虞書首陳謨典文明之運實由此開然尚書之文簡而該周易之文奇而法知非後人摹擬彷彿所可貌為形似者也至尼山輯為六經天下文章莫大於是郁郁之歎厥有由然此後踵事增華分門別派日易月遷而歲不同矣若夫風雲月露草木禽魚觸境書懷因時寄興此逸士之文也鎔經鑄史含英咀華繡口錦心敲金戛玉此學士之文也割裂經傳摘取雅馴

帖括自珍科名是競此舉子之文也遠追洙泗近師濂洛進德修業修辭立誠此理學之文也至於經國理民布網陳紀譽隆國乘德遍寰區此士君子得志於時大有為之文也然文雖不同莫不理以主之識以運之氣以充之藻采以華之故文之有理即太和之保合運量各正而肆應不窮者也其識見之周詳貫注則血脈之流通也其格局之一成不易則肢體之上下有定行止有節也其經

營組織光芒外煥則盛德之符睟面而盎背也故思欲深不欲淺識欲精不欲粗格調欲高不欲卑包涵欲大不欲小至於事本淺也而文特深之事本粗也而文特精之物本卑也而文特高之物本小也而文特大之則其取精繪神超然遠寄不屑屑於目前腐近文人墨士之習徑實寓籠絡一切函蓋萬有之光華則熈於樂善堂之文鈔獨有深契焉蓋樂善堂

皇四子館課文也

皇四子無日不酌古準今朝吟暮誦無日不搆思抽秘據案舒毫如是久久所作不啻千餘爰叙次甲乙聚而成帙雍正八年六月内奉

命在

皇子書房行走因得日親

儀表細領嘉文總由積學廣博興寄宏敞高步遠追擴然無根用能漱六經之芳潤根柢道要增益光

芒揮灑於片楮尺幅中俾讀之者志翔神豁應接不暇如登大雅之堂而天球河圖之萃然燦陳也如聆韶頀之音而金石絲竹之翕然競奏也如觀多寶之藏而奇珍異品之駭目驚心其出不窮也故可以振頹懦可以維風俗可以紹前聖可以詔來兹將於斯文乎是賴又奚必韓潮蘇海燕許如椽始克愉心稱觀止哉胡煦謹序

雍正七年十一月成天蒙

恩名至京邸八年三月得入侔

皇子講讀草茅微賤不諳天下事惟洛誦聖言粗識

義理辰入申出竊異崇高富貴之地何功之容而

心之虛加於寒畯也日既久竊見自孝經四子𢖍

書詩春秋戴禮以及左國史漢唐宋諸家之文靡

不淹貫性天之微妙綱目之是非政要之從咈名

儒名臣之論理論事達人騷人之言憂言樂靡不

列眉指掌而究其精詳所著作若論若序記若銘贊若賦若詩盈千累百靡不内朗外潤從容愜適於規矩之中乃踴躍懽忭念我

皇上之所以為教

皇子之所以為學至於如此也氣質既已清明義理既已昭著問學既已淵洽而言動愈以恭謹以成

天之固陋所挾者惟此款款愚誠耳然土壤細流山海之高深未嘗讓且擇焉益所見者大而所志

於聖人之道者篤矣秋日清暇

皇子自披其所著擇其中什之三為一集而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子之言其無謬於古先哲人之言乎果無謬矣其敢遂謂幾於成乎昌黎云愈之所好者道也惟恐人之以文視文也老泉謂非天之所與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不亦夸大其枝葉乎吾非自珍其文將取以自驗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則為虛車此之謂矣至於不涉理不涉事可

以助人養心者有三曰樂音曰山水曰詩歌賦亦
古詩之流吾將當樂音山水而資其養心也
皇子錄而存諸座隅者以此 成天奉
教序簡端繹思經月無踰
皇子面諭之意矣惟恭述
知遇之隆紀課程之實且以見
昭代文明之盛溥乎四海者始自宮中云爾雍正八
年庚戌冬日顧成天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目錄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李標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目録　別集類六　國朝

卷一

論

卷二

論

嘉言罔攸伏論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論

夙夜基命宥密論

春王正月論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論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論

卷三

論

為萬世開太平論
動亦定靜亦定論
治天下在得人論
傅說論
周平王東遷論
宋襄公論
晉悼公論
宋伯姬論

卷四

論

卷五

論

卷六
論

說

卷七

序

命往祭

闕里文廟序

送平郡王奉

命往盛京脩理

福陵前河道序

送定邊大將軍平郡王西征序

稽古齋文鈔序

卷八

二希堂記

跋

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千叟宴詩

卷九

雜著

讀鹿鳴至天保六詩

讀邶鄘衛風

讀秦風

讀無逸

讀呂刑

讀秦誓

讀董江都賢良三策

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擬程明道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擬胡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記

擬尹和靖六有齋記

卷十

表

擬

上頌

聖祖仁皇帝御纂易書詩春秋講説朱子全書性理精

義等書謝表

擬

闕里文廟告成賀表

頌

九符

贊

十臣贊

箴

卷十二

卷十三

賦

冬夜煎茶

讀西山先生大學衍義

飼金魚

開圃

王瓜

新荷

題靜憩軒

鵲營巢

卷十六

古體詩

春蔬

雨前茶

古意

樓松

王叔明山水圖

大理石牀歌

春暮西廠騎射

移碧桃

熱

讀書樂

秋蘭

投壺

著簪吟

擬杜工部東鄰棗樹歌

鬬蟋蟀

卷十七

古體詩

冰牀

帝京歲暮八咏擬樂府

讀陶詩

春水泛舟

尋春見山桃始開

曉起聞雀聲

馬上吟詩好

所見

曉陰

過通州浮橋

灌麥

讀范文正公神道碑用宋陳傅良原咏韻

鳩喚雨

玉帶生歌

雨工

陶琴

松風

青玉簞

王明君

雪浪石

騎秋雨

靜夜吟

唐寅山靜日長圖

關山月

虞美人曲

弔孟嚐

李夫人歌

題高其佩指頭畫八駿圖

秋夜詞

讀申屠蟠傳

謝人送墨

美人磨鏡圖

卷十九

古體詩

蘇卿節

侍中衣

鄭公笏

段太尉笏

俠烈行

秦吉了

藏雪

烹雪用前韻

夜坐

憶遠

綠珠

題二十一叔父山静日長小景

鸊媒歌

雉媒歌

馮婕妤

神仙曲

折芳圖

卷二十

古體詩

採芝詞自題照

縛雞行

春蠶食葉聲

秧馬

鬧蛙

五日芒種

銷夏

花石綱

丹青樹

度竹鐘聲

古别離

唐寅秋林髙士圖

新月

七夕詞

弋鴈篇

見桃下栽松感而有作

遠將歸

城門歌

廢宅行

蓼花風

有所思

月夜蘆洲

雲臺歌

除架

桑條韋

遊西海

南苑雨中即景

雙柳樹

海子外行圍

鷹搏兎

南紅門捕魚

寄衣曲

遊法海寺即景
法海寺題壁
冬夜讀韋詩
蠟珠謡
村賽曲
霜曉炊煙
蔷夫詞
鶴氅裘

卷二十二

古體詩

折檻行

寄衣曲

詠塞上達蘭海蘭松木筆格

觀刈

月夜泛舟

招鶴行

秋江曲送梁學士假歸省親

慕容垂

秋日過廣通寺

西山下故宮曲

瀛洲亭

明窗秋影

驄馬御史歌

江皋曲

秋日同二十四叔父五弟遊玉泉諸名勝即事誌興用爽氣澄蘭沼秋香動桂林為韻十首

賦得春風傳我意

白鹿洞

花影

柳塘送春

夏雲

賦得秋水長天一色

水中樓影

新秋夜雨

九日

乾清宮侍宴恭紀

寒夜聞霜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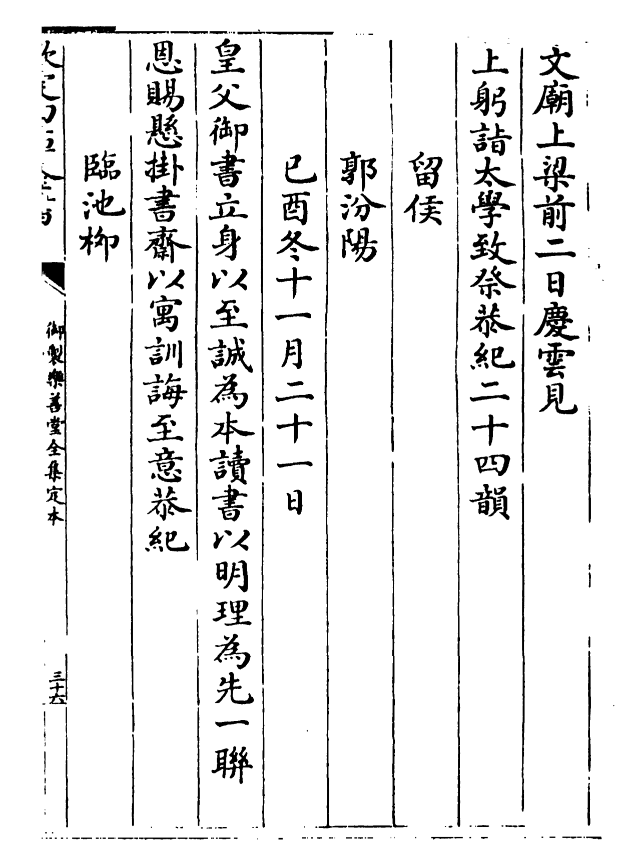
題仙子圖

遊玉泉山見秋成誌喜

恭祝

皇父萬壽

雍正己酉仲冬闕里



文廟上梁前二日慶雲見

上躬詣太學致祭恭紀二十四韻

留侯

郭汾陽

己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

皇父御書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先一聯

恩賜懸掛書齋以寓訓誨至意恭紀

臨池柳

九日登高

霜隼下晴皐

壽五弟

帝京雜咏

辛亥二月朔

皇父賜御書對聯恭紀

辛亥仲春

上幸豐澤園演耕耤禮

上躬四推

命臣等終畝恭擬應制十韻

西廠習射即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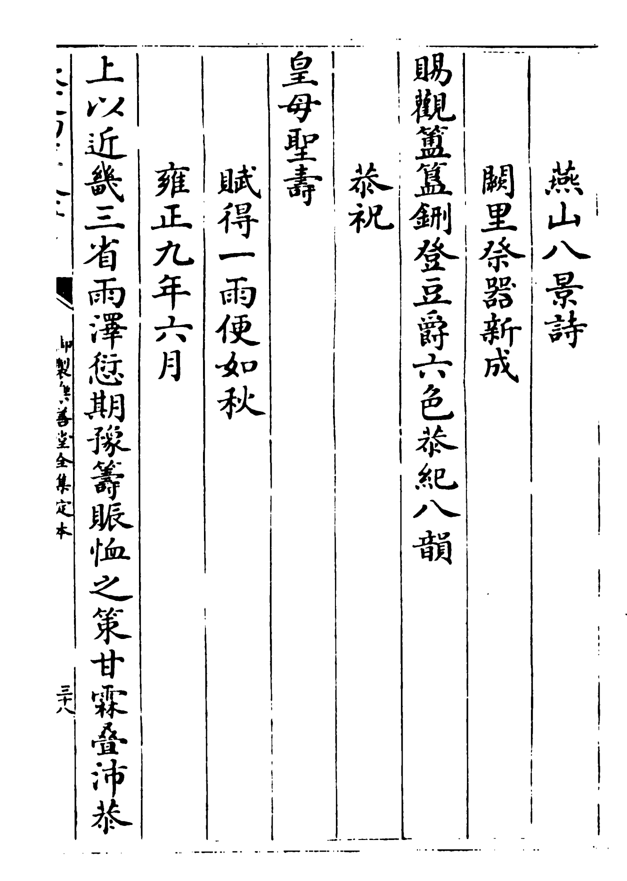
佛手

晚眺

丁香花

卷二十四

今體詩



燕山八景詩

闕里祭器新成

賜觀簠簋鉶登豆爵六色恭紀八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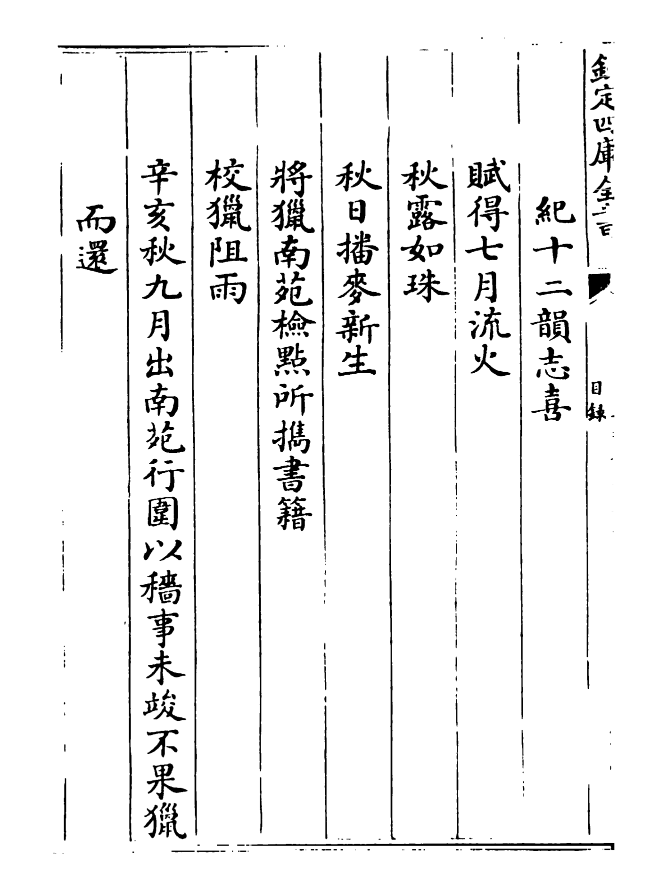
恭祝

皇母聖壽

賦得一雨便如秋

雍正九年六月

上以近畿三省雨澤愆期豫籌賑恤之策甘霖疊沛恭



讀楊忠愍集

御賜詩經傳說彙纂恭紀十韻

恭瞻

皇祖恩賜御筆感賦

鏡中燈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皇祖實録御訓告成

皇父陞殿恭受禮成羣臣慶賀恭紀

東作

賦得花隨春令發

題蔣南沙相國畫屏五景

春日寄朱可亭先生五十二韻

卷二十五

今體詩

三月十三日隨

皇父駕幸圓明園得詩六首

送郃通參奉

命典試江西

顏魯公祠堂

讀項羽紀

讀武侯出師表

裁衣寄從軍者

送敎菴鄂相國奉

命經畧西陲

卷二十六

今體詩

石鼓

聞軍營大捷誌喜

景陵寶城山上產石芝一本彩芝四本恭紀二律

賜哈密爪恭紀

恭和

御製冬至齋宮詩二章原韻

詩

奉和二十一叔父用蟬聯體賦得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原韻

立春前五日以詩代書問蔡先生病

臘月十九日立春

玉河冰泮

玉河春柳

探春花

清明奉
命恭祭
景陵感成八韻
憩慈雲寺
漁陽
盤山
草色
春社

秋社

賣菊翁

夜聽落葉聲

始裘

賦得野徑尋梅見小春

檃括蘇子瞻後赤壁賦即用賦字

送桐城張先生暫假歸里

西厰騎射

皇祖忌辰感成長句

橄欖茶

癸丑冬至

上躬祀

南郊迴鑾恭紀

冬至後一日同二十四叔父五弟遊西苑試射

卷二十八

今體詩

恩簡署司寇詩以賀之

遊蕉園

賦得自鋤明月種梅花

與唐岱

百衲琴

題易祖栻墨竹卷

雪事八咏

題董元山彴圖

榆莢雨

春雲

題唐岱仿古十二幀

甲寅三月

上耕耤迴鑾追駕恭紀

讀董仲舒傳

同五弟舟過萬壽寺小憩

御園從耕恭紀六韻

石笋

過雪上人禪房

賦得得雨溪聲壯

雨後池塘閒步

頌冰

題元祐黨人碑

夏日園居即事

夏日寄龍翰傅先生

新秋

秋熱

秋英

前寄詩索二十一叔父近製承惠尺幅無辱和章仍用原韻志謝

雨夜聞蛩

陰陽石

晴

中秋前一夕對月

澄江如練

聞鴈

暮過御河橋

吳殿懷古

瀛臺觀木變石

水始氷

板橋霜跡

南郊恭紀四律

蜡日坐冰牀度太液池誌興

冬夜

燈花

探春

春曉

隔花宮漏

過淋河

題趙伯駒仙山樓閣卷

夏興三十首

賦得岸痕新雨過

清簟看棋

鄭宅茶

夏日園居即事

有至自軍中者詩以慰之兼憶如心居士

荷珠

題丁雲鵬羅漢卷

曝書

雨

題石屏二絶

萬壽寺方丈小憩

秋曉

重乳燕

過玉蝀橋三首

臣等謹案

御製樂善堂文集定本三十卷乾隆二十三年協

辦大學士尚書臣蔣溥等奉

勅重編我

皇上詩文總萃富有日新雍正庚戌之秋始訂為

文鈔十四卷乾隆丁巳取

文鈔所載十之三益以乙卯以前續著十之七彙

為

文集頒行宇內至是復以初刻卷帙較繁

特詔內廷諸臣校閲刪訂省去制義一卷得

旨刊布愈有以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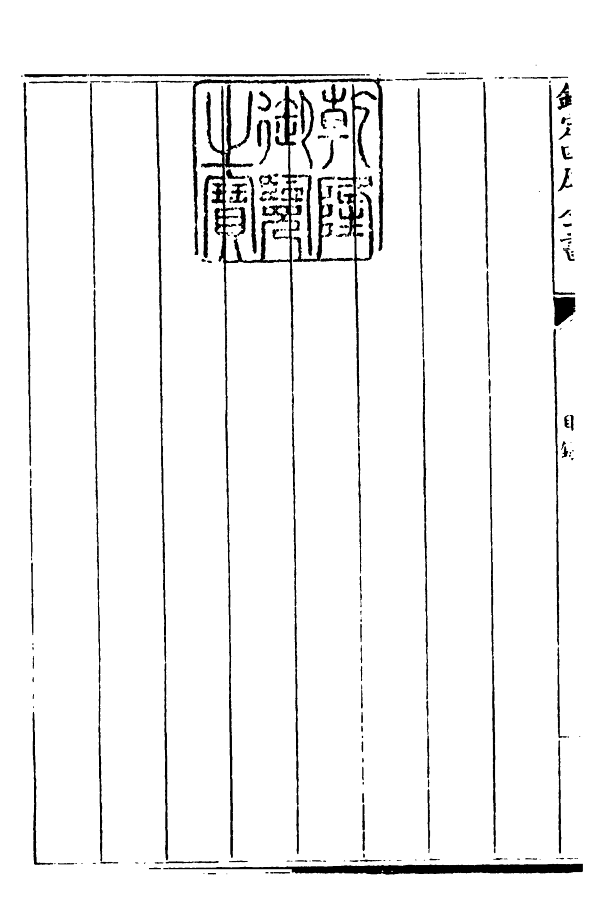
日進無疆之學與

聖不自聖之心並昭示無極矣乾隆四十年九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一至三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貢生臣李樓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一

論

立身以至誠為本論

夫誠者萬物之原萬事之本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故在天則為乾元坤元而萬物資始資生在人則為能盡其性參天地而贊化育然人咸具是理而鮮能全之故曰蔽於私溺於習而天理幾乎失矣聖人者出作君

作師脩道以立教教人由誠之之道以馴致至誠之域故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豈非實理本於生初在人之自勉乎盖至誠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既能擇善又能固執則可進於誠矣而身立矣夫立身不外於言行而言行不可以外飾言必期於有物則言可為天下法矣行必期於有恒則行可為天下則矣誠故也立身必先於忠孝而忠孝不可以偽為視無形而聽無聲則養志承歡可云無忝矣公忘私而國忘家則盡

忠補過可稱匪懈矣誠故也其要在克己己不克則私欲潛滋何以能誠其功又在慎獨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先儒有言曰學始於不欺暗室良以獨不慎則發念行事終為小人之歸耳然則克己慎獨者求誠之切務也歷覩古來聖有安勉而皆本於誠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堯之至誠無閒也又曰元德升聞舜之至誠上達也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丹書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此湯武之勉而誠也勉而誠與至

誠無異堯舜湯武莫不稱之為大聖故曰及其成功一也然則欲誠其身當擇善固執克已慎獨以馴致於至聖之域以之叅天地贊化育不難矣

讀書以明理為先論

天地之間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理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是故日月星辰之朔望躔度陰陽寒暑四時之推遷往來皆天之氣也而有乾健於穆不已之理主宰乎其中山川河嶽百穀草木之麗乎地以生者亦莫不

賴坤元載厚之理以為之根柢人性之仁義禮智賦乎天之正理也因之而見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及變化云為萬有不齊之事由是觀之天下事物孰有外於理哉故聖人之教人講學亦曰明理而已矣蓋理者道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而賴學者講習討論之功以明之六經之書言理之至要也學者用力乎明理之功以觀六經則思過半矣所謂明理者明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者父子當親君

臣當義夫婦當別長幼當序朋友當信之謂也所以然者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忠夫之所以率婦之所以從長之所以愛幼之所以恭朋友之所以責善輔仁之謂也知其所當然然後信之篤而不誤於岐趨知其所以然然後喻之深而不能以自已至於一事一物亦莫不明其表裏精粗與夫善惡是非之宜夫如是然後理明而有所持循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中庸擇善之目必在於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而先儒講論亦必以講明為踐履之本又在於行之之功苟或知有餘而行之不足則雖精義入神亦無當實用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故致知與力行相須為用而致知則在所當先何以言之知都會之壯麗而欲往觀之必先悉其所由之路而後行焉悉其所由之路是明理也身往由之是力行也苟不知之悉而往行之則有失徑迷途之譏為學之功亦如是蓋

先聖後聖豈有二道哉雖然明理要矣而既明之後則

知仁為萬善之本必不逞私欲而為利己害人之事矣知義為萬事之宜必不自昧其羞惡之良而為偷安茍合之事矣此講學之必以明理為先也故書之稱堯曰欽明稱舜曰文明堯舜天下之大聖也而其所以成大聖者則以明為本焉彼不務明理而徒以記誦詞章自耀者是猶舍璞玉而貴碔砆而彼不知而𡨋行者是猶去燭而夜行均為惑之甚矣

雍正七年

皇父駕臨上書房

親灑宸翰

恩賜御聯題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先余

兄弟盥手祇領謹懸座右爰以

寶訓著論二首庚戌之秋手録文鈔即以此弁冕全集

非敢云闡揚

聖教特以紀過

庭慈誨並誌書紳微悃爾

休休有容論

葢嘗讀秦誓至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未嘗不喟然嘆興曰懿哉賢人之為國寳而容賢者之利人國家至深且遠也可以為千古相臣之法矣古大臣之相天子也其容人有包荒之量其任道有馮河之勇果賢也不遺於遐也果不賢也不昵於朋也是其休休之心根於中休休之色見於外賢人爭為之用爭為之用即爭為國用也豈樹黨立朋者所可假託哉彼小人者冒嫉為

心懐私脩怨所致者奸人附勢者也所斥者直士抗言者也其訑訑之貌見於顏面是以賢人遠去君子道消而國亦隨以衰微三代以下稱賢相者漢有蕭曹唐有房杜蕭何薦韓信以成王業曹參禮蓋公而民歌清靜新唐書贊房杜謂帝定天下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爭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將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蕭曹房杜非前古大臣之比就其所以稱賢則皆以有休休之量也李林甫盧杞韓侂胄賈似道之徒妬賢嫉能固

小人之尤矣即以李德裕之忠直未免有朋黨之失王安石之才學終有不容人之譏此容賢樂善之所以難也此秦誓所稱休休有容曾子特表而出之於大學之卒章以為萬世大臣之標準歟

信而後諫論

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仲山甫之補袞職也柔嘉唯則天子是若蓋其誠信素達於人君而人君鑒其誠諒其忠故諫無不從言無不聽雖宣王聽言之美

亦山甫取信有素也故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可謂知進言之道矣蓋君臣一德上下志通然後可繼都俞吁咈之盛而致治於熙皞故人君聽言之道固不可懈而為臣者亦當思所以善進其言之道焉夫人臣諫君非可易嘗也必能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職業修於莅官之後忠誠達於未定之前然後法語不傷於猛巽語不嫌於諛是故為人臣者必無恝而不諫之理但當素盡其誠使人君信之而已若素無忠誠之心則雖激於一時

犯顔強諫而於國事終無濟也雖然信而後諫理也若事至於危急一日不言則民受一日之害一日不言則天下之害甚於一日斯亦可以待其信而不言乎故魏徵之與太宗信而諫者也陸贄之與德宗不必待其信而諫者也而後之人均是之者以贄雖不能信於德宗而其忠誠天下後世自信之也

寛則得衆論

昔周公繫泰之九二首言包荒解之者曰聖賢之心無

棄物堯舜之道欲並生非包荒則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盡君師之道也夫子歷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命而繼之曰寬則得衆蓋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遐邇嚮風薰德沐義非仁無以得其心而非寬無以安其身二者名雖二而理則一也故至察無徒以義責人則難為人惟寬然後能並育兼容衆皆有所託命易貴包荒職此之故耳蓋寬者仁之用也仁者元之德也元者善之長也以是而推之則所以位天地贊化育者皆在是也泰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何則寬以容之故也誠能寬以待物包荒納垢宥人細故成已大德則人亦感其恩而心悅誠服矣苟為不然以褊急為念以刻薄為務則雖勤於為治如始皇之程石觀書隋文之躬親吏職亦何益哉孔子舉寬信敏公以明歷聖之道而以寬為首聖人教人之意其深切而著明矣乎

修道之謂教論

道之大原出於天稟乎天之命以為性而因乎性之良能以為道故率性之謂道實天地自然之理也然性無不善感於物而動則有欲欲日以引而道或有所不行上天眷命作之君師使有以節民之情而復性之善以行其道故曰修道之謂教非道之外別有所謂教也蓋人稟五行二氣之靈首萬物而具五性仁義禮智之德忠信孝弟之行皆備於我然聖者能之而賢不肖則有過不及之差焉古昔聖王之治民也漸之以仁摩之以

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薫陶涵養使德日進而道自修自十五入學廸以性之所固有老而靡他焉故仁讓之風周於十室而人民惇厚後世莫及盖教之以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而仁道行矣分貴賤定上下明賞罰辨等威而義之為教行矣鄉飲社會以及冠婚喪祭莫不有禮而禮之為教行矣師友以解其惑學校以導其趨而智之為教明矣立此四教而使民日就月將無詭異之習詐偽之萌而信之為教得矣故君師之責修而道乃

不虛三代以下致治之盛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皆朝乾夕惕勤勞匪懈然不圖其本而務其末徒有惠愛之政而無教養之實方之漢唐則令主比之三代則庸君此無他教不能行則道無由明於天下也夫天無不賦以性之人則天下無不能率道之人人君果能明德以新民修道以立教則朝行而暮效矣何難之有哉而昏庸之君自謂不能而不行英明之君自謂已能而不屑此三代之治不可以一日復而民之固有之

道不可以一日明也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因民之善以立教即因我之教以復性而古先王所為牖世而覺民者在是矣其於復三代之治乎何有

敬以直内論

人之一心至虚至靈具衆理而應萬事備五常而制百行蓋人所得於天以主乎吾之一身應乎天下之事者未有大於此者也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衆欲攻之舊

習錮之故雜慮紛紜而不能復完其至虛至靈矣惟當主一無適以全其無妄之體則吾心之虛靈不昧者庶幾復存夫子賛易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者又一心之根本聖賢之學無非欲人存此心而所以存之之要亦不過教人主敬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苟存心不以敬則無以澄其源又何以制其流由是而致知必不能默會乎事理之當然由是而力行必不能篤實返躬以還其性之本然是故文王

小心翼翼而孔子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深知敬乃徹上徹下之聖功偶離於敬便非聖人之學也學者當存己之心齊莊中正勿使有一毫之虚妄惰弛終日乾乾閑邪存誠則所謂敬者卓然在我本心存存不放於外而萬事萬物之理可随時而照察矣

上下交而其志同論

夫天下安寧治登上理必賴明良一德咨謀啓沃然後

上下一心庶績允凝而萬方順則也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可以覘治世之氣象矣蓋天高而地下君尊而臣卑理勢之當然也君之不可下於臣猶天之不可卑於地然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故陰陽和而萬物順上下交而萬民化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上下一心君臣相得則治反之則亂合若符節信如應響故堯舜之於皋夔稷契成湯之於伊尹成康之於周召皆以聖明之君交聖明之臣

而其致治之盛也勃焉三代下如齊桓之於管仲昭烈之於孔明苻堅之於王猛太宗之於房杜王魏雖未及上古君臣之以聖交聖然亦各以賢明之資得賢明之臣為之輔同舟共濟言聽計從故其治亦得小康貞觀之風後世稱盛蓋上下志交則天下乂安民受其福理不爽也至於亡國之君莫不由君尊而臣卑志驕而意滿臣之忠言不達於朝廷國之大寶棄之於草野小人日侍左右而專事阿諛以取容雖有上下之分實無君

臣之誼豈得謂之交哉故二世之寵趙高桓靈之任趙忠張讓隋煬之用虞世基豈非交所不當交而遠所不當遠之禍乎故易之理無定而惟在於貞與君子交則謂之泰而吉與小人交則謂之否而凶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紂之所與朝夕共處者豈無股肱心膂之寄哉然不交正人而所交皆小人故殷以之亡武王之臣皆周召呂散諸人一德一心故膺天祿而保祚無疆夫人君莫不欲得賢才以自輔

然而庶事未康至治不見者蓋所謂賢非賢而才非才也然則果無賢才之可用歟曰彼所謂賢者乃善已者也所謂才者乃能以巧術奉上者也方是時草野之賢才深藏不出而已矣在位之賢才遯荒行遯而已矣間有碩果之存亦今日用之明日黜之而已矣又何能久於其朝哉誠能舉天下之賢才登之於朝而不疑誠以接之信以待之上下一心交脩罔懈則天下有何不治而隆古有何不復哉雖然此特為為君者言之耳書曰

臣哉隣哉隣哉臣哉古之大臣一日立乎其位一日盡乎其道陳善閉邪補衮職之所闕其用與舍惟君之命耳不謂君咈用而有懈惰之心夫如是然後上下相和得交泰之道而都俞吁咈之風日見於朝廷矣

君子以虚受人論

夫君子之進德脩業也立身行己不可不誠應事接物不可不虚故易之中孚言立誠之學而咸卦則言受人之學中不可不誠又不可不虚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可謂得行己受人之要道矣大象之云豈有異乎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普萬物故萬物之心即吾之心也情順萬事故萬事之情即吾之情也以萬物為心萬事為情尚有一己之私心一己之私情乎故天地之大無不覆幬聖人之德同其博厚高明皆以誠積於中而順物無沮也君子希聖希天必當以虛中為本如山之虛如澤之潤則物有感而必通事無隱之不達虛受之

心即可以成中孚之化矣夫以山之峻絶似可無借夫物之助矣而能受澤故益增其潤君子之謙牧善下方且自視未及培塿之卑也而能虚以受人之言則當日見其益矣彼小人者或予智自矜而恥過作非或狎侮善人而不受其言或外從而内拂之獨何心哉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論

治國必始於齊家而齊家又在於脩身身脩則孚與威自然而合待之以誠而不使之怨臨之以莊而不使之

狎則家道永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矣易家人上九之爻曰有孚威如終吉可謂得治家久遠之道矣蓋居卦終而有剛德得嚴威之道惟卦終故以象家道之成惟有剛德故能孚威以待下治家之道當慎於其始防之不可不審故初曰閑有家謂及其志未變而閑之也又當善乎其終待之不可不誠御之不可不嚴在上曰孚威信與威相濟則永得治家之道矣不但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必如此而後得吉也凡家之中長幼

尊卑皆當率是道以行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夫惟以威御之則近而不至於不孫以誠待之則遠而不至於怨雖然所謂威者豈鞭撻箠楚之加而所謂孚者豈煦煦焉徒事姑息為哉自勝其私語言可愛行止可法而不蹈非禮則人自畏其威矣自勉以仁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則人自感其誠矣此又反身之要而治家者所宜先也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論

易之為道大矣以在天者言之體天地之撰括陰陽之精而統備乎五行萬物之理以在人者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日用酧酢吉凶悔吝憂虞得失之事莫不具載而原始要終之道有操之一心而有餘者故易大傳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乃總易之道而提其要以示人也蓋人之立志行已欲自踐於聖賢之域者其術固非一也然總而言之不外於戒懼一心何則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固善然為私欲所蔽則心放佚而莫知自省以至有過行而入於凶咎聖人欲其思也乃教以成始成終之道莫若以懼為本故繫泰之上六則曰城復于隍否之九五則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泰之為卦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之為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然吉凶頓異者泰之上六治極當亂之時而志滿心驕不能戒懼故凶否之九五亂極當治之時而戒謹恐懼故吉此非懼以終始之大驗乎推之謙之

六爻皆吉震之六爻無凶以能戒懼而得亨也豫上九之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謂不知懼則自吉而向凶也夬之九二曰惕號暮夜有戎勿恤謂能自懼則雖危而无咎也蓋易之要以貞為本懼則能守貞矣以孚為貴懼則能有孚矣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而終歸於懼以終始人能以此為法既懼之於其始以防微杜漸又戒之於其終以持盈守成則處事之要為學之法皆備於是矣

物不可以苟合論

天下之事未有可苟且以行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至遠莫不皆然故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天下之事不正之於始必不能成之於終若不由禮而以苟合則吾未見其可也蓋自上古結繩以降堯舜以文明治天下於是煥焉稱治自茲以往聖帝明王為治莫不以禮為本然後漸之以仁摩之以義和之以樂而天下化成以之奉宗廟則有奉爵焚燎肅雍恭敬之儀以之接賓客

則有宴享進退揖讓升降之等以之理民則有分田興學教齒教讓等威服用之文凡諸冠婚喪祭皆彬彬然有節有文而從無苟且以從事者秦漢以降無聖明之君能復古禮惟以一己之便宜而行一時之權變故有宋大儒皆以為苟道葢凡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莫要於禮而易之所謂物不可以苟合者其義誠廣大而精深也且道心人心之分君子小人之辨皆在於是焉何則人之入於私而不能自振者皆由人心之動不能

抑制遂爾因循茍且以至於不可救藥而天理滅矣至於君子正身脩行不入於小人之域然小人或偽為善以誘君子君子不察而與之交終身為恥此尤不可不慎者也故予推其意以戒後之人當懲茍合之失而造次必由於禮庶幾永終而無斃也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一